

饺子好像妈妈的嘴

◎邱素敏

“好吃莫过饺子。”这句话，道出了饺子在人们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地位。

在家乡，老人们还经常念叨“出门的饺子进门的面”，这是对饺子的另一种情愫——祈祷饺子保佑远行的人平安顺遂。

很多人都爱吃饺子，却很少有人仔仔细细打量它，包括我。倘若有人问我饺子像啥，我会说像小船、像月牙、像元宝……不过，偏有人一口咬定，饺子好像妈妈的嘴。

她是谁？老家隔壁三哥的孙女，果果。

果果这名是我先喊起来的，三哥夫妻老大不乐意，说俺恁好看的孙女你咋能叫俺“蝈蝈”嘞？干脆叫蚰子（蝈蝈的土名）、蚂蚱得了！果果，小圆脸红扑扑的，咋看咋像个馋人的红苹果呀！

果果三岁多，用现在的说法她属于留守儿童。当别的孩子还拱在妈妈怀里撒娇时，果果就能一个人坐在地头，自己和自己玩得花样百出了。爸妈去南方打工，果果跟着种地的爷爷奶奶，活动轨迹是一个线段，一端在农田，一端在村里。广袤的乡村把果果养得很皮实，整天像风一样在每家每户忽闪来忽闪去，不管见了谁，小嘴都呱呱说个不停。

当然，小果果也有自己的心事。比如，等家家户户都开始洗萝卜，她就偷偷用笔把日历上的数字一个个圈了起来。洗萝卜、买肉，意味着年下要到了，年到了，果果的爸妈就要回来了。

年下是啥？果果不知道。为啥要吃饺子？果果也不知道，但她整天巴望着吃饺子，这是大家都知的事情。

前不久，我看到果果端着饺子坐在门口吃，我凑过去，她立马笑起来，用筷子扎起一个饺子，竖起来，遮住一只眼。我也学她，用另一根筷子扎起一个饺子遮住一只眼。我俩各用一只眼睛对望了一阵，她突然冲我眨眨眼：“姑奶，我的饺子会唱歌！”“厉害，你的饺子咋唱歌呢？”见我好奇，她一脸凝重地想了一会儿：“看这饺子，像不像我妈的嘴？”

饺子像嘴？好奇怪的比喻。我把饺子认认真真瞅了瞅，第一次发觉，果果奶奶包的饺子和我妈包的将军肚饺子不大一样，它短褶子，马蜂腰，仿佛锅贴的缩小版，真的好像嘴哦。

我说，来，和“妈妈”亲亲嘴。果果真的闭起眼，在饺子上小心翼翼地啾了一口……

“稚子牵衣问，归来何太迟。”杜牧的诗句，道出了多少孩子对团圆的渴盼。饺子和妈妈的嘴是否相似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距离割不断亲情的纽带，果果把苦苦的思念嚼出淡淡甘甜，等待，也成了一种美丽。

30多年前，我也曾是远行客，也曾为挤上返乡的绿皮火车一路飞奔。如今，出行有了更多选择，也更加便捷，也许一觉醒来，小果果思念的人就会坐着高铁或飞机，笑意盈盈地出现在她面前。

年味

现在过除夕，央视春晚是家家户户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的必选节目之一。早在以前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电视机长啥样时，乡亲们过年也要看“春晚”。

我刚记事时，每到快过年，村里学校旁边就会有人用木板、木杆搭起一个快一人高的戏台子。戏台子上架了简易棚，两边用苇子、麻秆编起来挡风雪。过年那几天，在戏台子上会接连唱几天大戏，四里八村的乡亲们都来看。

戏还没开演，戏台前已经聚了黑压压一大片人。演到高潮时，观众前挤后拥，像浪潮一样，一波一波涌向戏台，把戏台挤得咯吱咯吱响，这时，民兵们就手执竹竿，敲打挤到戏台子前的人往后退。

小孩看戏，主要是来凑热闹。我们几个小伙伴厮跟着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戏台上演的是啥并不在意。有个情节因与我的名字有关，我印象比较深。那场演的是包公戏，黑老包（包公）出场，慌乱中竟忘戴行头（官帽）了，他急中生智，大声吆喝随从：“王朝、马汉，快把俺的行头拿来。”其实，那场戏原本没这句戏词儿。演王朝、马汉的俩演员倒也机灵，愣了一下便急忙退到后台，抬出了包大人的帽子，算是救场了。村里人习惯喊我“超”，自那场戏后，大家见了我便开玩笑：王超，快把俺的行头拿来。

进入20世纪70年代，村里人口逐渐增多，大队在村西建了新学校，还在校园里垒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土戏台。每年春节前后，演员们轮番上来排演节目，吹拉弹唱，锣鼓喧天，好不热闹。

当时，大队从下乡知青和学校师生中挑选演员，编排节目，筹备“乡村春晚”，演员（那时称宣传队队员）天天背台词，练曲谱。平时孤零零、光秃秃的土戏台，四角临时竖起几根木杆子，撑起了帐篷，扯上横幅，挂几盏耀眼的大灯泡，照得台上台下白晃晃的。演出时，前后台用苇席隔开，后台供演员画妆、换衣服。

那几年，我被村里选中成了宣传队队员，在土戏台子上度过了好几个“春晚”时光。

有一年排练节目时，教音乐的王老师让我和女同学帖霞、秋玲演《卖鸡》，故事讲的是大娘和大婶到供销社卖自家养的鸡。大娘觉悟高，一心为公；大婶自私自利，斤斤计较。我扮演供销社的收购员，在买卖过程中，用大娘的“公”心感化大婶的“私”心。帖霞演过《红灯记》里的铁梅，秋玲演过《白毛女》里的喜儿，她俩长得都好看。

小时候我爱脸红，不敢正眼看女同学。要和两个漂亮姑娘合演节目，我死活不愿意，躲到校外的打麦场与王老师捉迷藏，围着麦秸垛转圈，后来还是“投降”了。在王老师的精心指导下，我们三个人昼夜排练出了《卖鸡》短剧。

“乡村春晚”演出多在大年初一晚上。吃罢晚饭，乡亲们穿着新衣服，搬着凳子，扶老携幼到戏台前抢占位子。

“春晚”开始，轮到我上场时，一瞅台下——乖乖呀，密密麻麻恁多人！每双眼睛似乎都盯着我一个人，我立马感觉脸颊热辣辣的，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。王老师看我磨蹭，急得又皱眉又跺脚，边催边鼓励：“别害怕，眼睛瞅远处，权当台下都是萝卜白菜……”我心里想着王老师的话，胆子也大了，抬头挺胸目光平视，随着乐曲开始表演，慢慢进入了状态。

儿时的乡村，文化生活单调乏味，大家自编自演的“春晚”节目虽然情节简单，但适合农民的口味，热闹又接地气儿。

乡村春晚

◎王君超

